

今年双十一预售开始10分钟后,淘宝直播引导的成交量就超过去年,增长达4倍;不到一小时,头部主播薇娅、李佳琦的直播间数据就超过去年双十一全天。今年7月,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9个新职业,其中就包括了“直播销售员”(俗称带货主播)。有数据显示,上半年“直播经济”业态主要岗位人才需求量达到2019年同期的3.6倍,涌入该行业的求职者规模也达2.4倍。那么,这些带货主播的工作现状究竟怎样?他们的用工关系又是如何?收入与职业前景真的一片光明?



文 张锐杰 李佳敏 摄 刘振思 贡俊祺

# 光鲜数据背后,他们过得怎样?

## ——“直播销售员”行业现状调查

主播们是否都有劳动关系?

### 新型用工形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95后沪漂灿灿、新手妈妈梦小佳、网店店主焦学明(老焦),三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因为一根网线产生了奇妙的交集:今年双十一,他们都成了手机屏幕前最忙碌的人——电商+主播。

当被问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三位带货主播的答案不尽相同:灿灿告诉记者,毕业后自己就与现单位北方出版传媒(上海)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合资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由企业缴纳五险一金。梦小佳则表示没签合同,直播只是她全职博主工作中的一部分,但挂在参股的实体店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与梦小佳情况类似,老焦直言:“给自己打工,就没签合同,社保倒一直在缴。”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带货主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像灿灿这样签约管理机构或公司的签约式主播,其合同主要包括劳动合同、演艺合同等形式;第二类是合作式主播,像梦小佳一样,按项目与机构或厂商合作,双方不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第三类为不受公司或机构监管的自营式主播,如老焦一样,多为个体户或网店店主。

来自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的陈晓天指出,全职主播多与机构签订合同,其合同可能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实

质是主播签约协议,但在符合劳动关系要素的情况下,应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他同时表示,机构与主播间除部分具有劳动关系外,还包括一些以业务承揽为形式的业务外包关系,用工关系其实较为复杂。

来自徐松婷律师事务所的徐松婷律师认为,除给自己直播带货的个体户关系较为清晰外,另外两类情况都相对复杂,不能简单从他们签订合同的名称判断。她表示,全职主播多与机构、平台公司签约,主播接受机构管理,公司为主播缴纳社保,从这些要素判断,可视为劳动关系。而兼职主播多数与机构、平台存在的是劳务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完成项目或某项工作为目的。她认为,带货主播属新型用工形态,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劳动法专家邱婕认为不能泛化讨论:“带货主播作为一种新业态关系,是高度多元的。”与传统劳动关系高度一元化的情况相比,新型就业关系向数字化转型,是多元化的就业模式。与具有强烈从属性特点的传统劳动关系不同,即根据合同甲乙双方不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答案完全不一样。“据已有案件的司法判断倾向于认为不是劳动关系,但还是需要围绕具体案件分情况讨论。”她说。

主播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 昼伏夜出居多,深夜是他们的“主战场”

“李佳琦熬夜赚钱白天睡觉,我熬夜花钱白天赚钱。”今年,一则段子火了,但也侧面反映了一个现实,带货主播们的工作时间与“打工人”大有不同。记者调查中也发现,昼伏夜出是所有受访主播的工作常态,深夜是他们的“主战场”。

上午10点多,老焦醒来后,在自己店铺同名的QQ群里聊了几句,吃好早午饭,赶往自己的“店铺”——一间集仓库、直播室为一体的150平方米的办公室。老焦主要卖球星卡,在他看来,直播就是为这类产品而生的。由于“直播拆盒”比传统直播带货互动性更强,观众的反馈也更加及时,这让老焦的下班时间不断延后:最初20点就可以下班,现在20点开播,21点、22点、23点甚至半夜才能下播。晚上直播,白天休息的作息,老焦早已习惯。

全职主播灿灿告诉记者:“每年‘双十一’都是直播最密集的日子。我记得去年,就播了好几个通宵。”作为科技数码领域并不多见的女主播,灿灿的微博粉丝量达到了200多万。由于灿灿所供职的公司并未要求主播们上班“打卡”,采取较为宽松的弹性工作制。只要前一晚有直播,大家都会默认下午才进办公室准备。“直播行业是年轻人聚集的行业,哪怕不直播,年轻人也会熬夜,所以晚上上班白天睡觉的工作时间,我很习惯。”灿灿说到。

兼职主播梦小佳的工作时间则看上去更为“自由”。由于女儿还小,她更希望将直播的工作时间压缩得短一点。“直播较特殊,小朋友一般不适合在旁边,所以我的直播时长基本会控制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大多也是在晚上。”

直播收入真的很高吗?

### 多劳多得,收入来源多种多样

不少人都觉得“主播=高收入”。灿灿也承认吸引她入行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收入高。虽未成家,她就已经在家乡购买了住房,“收入是不少。我周围的同行,一场直播做得好,或许就能赚普通上班族一年的收入。”据她透露,主播的工资主要由基础工资与直播提成相结合,但基础工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到底,做主播是为自己打工。你每场直播积攒的人气,最终还是体现在自己的账号上,这些人气,都将在未来的直播中变成日活量,直接影响带货成效,最终影响收入。”在平台直播,有时还涉及虚拟礼物的提成,粉丝赠送的虚拟礼物,有部分将反馈给主播所在的机构,而公司再提成给主播,这也是主播收入的一个来源。

梦小佳正式接触直播前,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全职博主,有一定粉丝基础。在她看来,尝试风口浪尖的“直播”就是顺势而为,但增加的收入,并不能作为她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场一到两个小时的直播,收入基本上也就在一万元左右。“我对直播产品的品质比较看重,另外,也不想将

直播安排得太满,所以来自直播的收入并不特别高。”梦小佳说。

老焦的收入来源则简单明了:销售产品所产生的利润即为他全部收入。直播时只露出一双手和产品的他,自嘲“不能靠颜值吃饭”,但疫情以来他的生意还是好了很多,有一天晚上直播赚了好几万元,第二天起来算账时还感觉“有点不真实”。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一个月,直播岗位需求量激增,平均招聘薪酬为9845元/月,较去年同期小幅上涨1.63%。上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秘书长杨庆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主播的收入有6种来源,分别是礼物分成、广告收入、游戏联运收入、带货推广产品收入、自营商品收入和工资收入。其中,礼物分成、广告收入、游戏联运收入等往往需要和平台、签约公司进行分成。而带货推广收入除基本的坑位费外,分成收入直接和推销量挂钩。“工资收入面向的是签约主播,一般收入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是公司根据主播直播时长、粉丝数量等为基准发放的最终工资。”

主播的职业风险有哪些?

### 暗潮涌动的焦虑,更需增强法律意识

“做主播”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梦小佳对此深有体会。每次直播母婴类产品前,她都会格外留意产品的试用和前期考核,尽量避免产品发生问题,从而带来风险。

除“带货”本身的风险外,粉丝和流量也是主播的主要压力之一。看似高度自由的职业模式,带来的却不一定是真正的身心自由。薇娅曾说过自己一天都不敢休息。李佳琦也有过相似的焦虑。流量裹挟下,主播们其实并不自由:在这个淘汰率很高的行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不成功的主播们为生计奔波,成功的主播们担心身后的赶超者们,大家都陷入了围城。而灿灿坦言,“你不想干或者跳槽吧,看一眼天价违约金,就又打了退堂鼓。”

邱婕认为,带货主播的工作依然不能脱离民法上的自然人以劳动力换取生产报酬的本质,既然是人在劳动,就有属于他们的劳权可言。她表示,结合近年来发生的主播与平台违约金等纠纷可以看出,即使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主播在平台或机构面前依然属弱势群体。邱婕认为,不论主播选择与机构以何种形式合作,都有法律可做维权依据。为此,她从短期、中期和远期给出了建议。“短期,首先是建议主播们提升自身法律意识,比如在签约前请专业人士看

看合同,对自身也是保护。也要引导双方多协商,在合同中尽量做明确的约定。中期则是推进行业区域性集体协商,制定行业化标准,将规范化的行业性的格式合同,作为维权的依据之一。从长期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就是需要国家政策出台。”邱婕告诉记者,这些年法律法规对新兴行业有所关注,民法中提出的“个人信息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数字化转型的带货主播们在工作中大量外露的个人信息的一种保护。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中提出,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等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事项,引导产业(行业、地方)工会与行业协会或行业企业代表协商制定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工时标准、奖惩办法等行业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等多个行业标准也陆续出台。随后,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发布《电子商务直播营销人员管理规范》,这是全国首个针对“带货主播”的管理规范。直播行业正告别野蛮生产,进入规范化、有序发展的阶段。

灿烂无比的明天?

### 广阔的天地,未知的前路

据虎嗅联合微盟研究院发布《2020直播电商研究报告》预测,2020年内直播电商行业规模将达到9610亿元,接近万亿级体量。直播行业的明天似乎无比灿烂。陈晓天表示,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直播带货等网络消费发展前景乐观趋势,得益于直播新场景进一步拓宽,直播消费正逐渐演变为基础性业务工具,直播消费正向常态演变。值得一提的是,本市今年4月印发《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计划用两年时间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6月,李佳琦成为首个以特殊人才身份落户上海的主播,发出

了上海“抢占电商产业高地”的讯号。“成功的人总是具有多面性的。”灿灿尽管年纪不大,但对于直播行业的未来发展和自己的职业规划,却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她说:“如果可以,我希望一直播下去。”年轻的灿灿尚且如此,年龄稍大的梦小佳和老焦同样如此,他们对直播行业的未来同样充满期待。